

■新作聚焦

周瑄璞长篇小说《芬芳》：

绽放在中原大地上的女性之花

□李锐

读周瑄璞的长篇小说《芬芳》，仿佛打开记忆闸门，时代的沧桑巨变和人物的悲欢离合，随着作者质朴真诚的笔墨次第展开。作品中杨家兄妹的奋斗故事，像历史的一面镜子，映照着代代女性奋斗史。质朴的乡音、温暖的亲情、丰盈的故事、迥异的人物，让人感慨时代快速更迭的同时，也思考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命运。

小说中的杨姓，是作者匠心构筑的豫中平原前杨庄的一个家族。一条过道，七个男丁，结婚生子，繁衍葱葱茏茏的下一代。而书中的女性，就是这枝条上次第绽放的花朵。书中的白氏、魏春棉、罗巧芬、杨烈芳、杨素芬、杨丽雯、杨小秋、杨烈芹、杨小蝶、杨小桐等，她们或健硕、或羸弱、或开朗、或静默，她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既藏匿于灵魂深处，又浮现在日光之下。

杨烈芳是杨全本夫妇抱养的女儿。她半岁有余，黑黑胖胖，笑起来两只眼睛秒速变小。这位不知来自何方的小闺女，自从被抱进杨家，就没把自己当外人，小小的她，在杨家同龄人里，无论争啥不吃亏。人们常说三岁看老，此女不可小觑，起小名“大烈”。等她能帮妈妈干活时，家里家外、田间灶前，常常摇晃着她小小的身影。她口齿伶俐、干活麻利，更让人惊叹的是，当妈妈因哥哥接连考学失利而自尽之后，上初中的她果断辍学回家劳动，面对家庭的贫困和不幸，爆发出坚强的抗压力。

大奶奶家的杨全堂有杨天德、杨天顺和杨天庆三个儿子，可谓男丁兴旺，却因成分不好又家徒四壁面临娶妻难。近30岁的杨天德隐瞒年龄，好不容易娶了个十七八岁的妻子，却是一个头发稀松、身体扁平、满脸皱纹、身高1.4米、体重70斤的女人。即便如此，妻子罗巧芬在婆婆和两个弟弟心中也是至宝。她虽娇小羸弱，八年内却生了三个儿子。

杨烈芳的养母白氏也是作者笔下另一位命运悲苦的女人。她是千千万万个农村勤劳母亲的代表。丈夫的嫌弃，儿子的一再高考落选，让这位没日没夜负重劳碌的女人，面对生活的极度贫穷和身心的超负荷劳累，她在喊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时，决绝地上吊了。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她的命运留给我们的又是怎样的追思和拷问？小说中杨烈芳的刚烈和坚韧，也反衬着堂妹杨烈芹的柔弱和矜持。但是一贯温驯懂事的“小烈”，自从到邻村看戏和豫剧团打锣的青年目光相遇，到她决意走出乡村去外地打工，又透射着她骨子里的觉醒和反叛。

杨小蝶以母亲为镜反观自己的人生，审美意识和自我价值的提升，支撑着她勇敢迎着世人异样的目光走进南方的工厂。但绚丽世界里那些异样的光，又成为她刺向自己胸膛的一把匕首，当她把绳索套上自己的脖颈，留给读者的又是怎样的疼惜与诘问？

杨烈芳的八婶金环，追随着英俊的八叔从城郊落户前杨，在村人羡慕的目光中盖好三间新堂屋。一地鸡毛的生活，扫荡着她昔日的青春，撕裂着她体内的暴躁和狭隘。曾经被晚辈喜敬的八婶，最终蜕变为一个斤斤计较撒泼耍赖的悍妇。面对前后蝶变的人生，谁又是她生命如此不堪的操盘手？

那些活跃在作者笔下的女子，在特殊年代超负荷背负着女人的特有使命。当时代的灰尘遮蔽女性靓丽的容颜，岁月赠予她们的似乎只有被动地接纳、承受和劳作，即使这样，她们依然韧性地活着，面对贫困的生活和疲累的肉身，唯有用生命的全部，来支撑他们贫穷的家。

作品中的女性离我们遥远又迫近，共情着她们困苦平凡的命运，抚摸着铭刻在她们身上深深的时代印

《芬芳》以时代变迁中中原女性的生存环境、成长背景和奋斗足迹为主要书写内容，原生态的乡村面貌、原汁原味的乡村土语、个性鲜活的乡村人物和随人而变的乡村场景，在其笔下次第铺展。它既是周瑄璞追忆乡音、回味乡愁、展现时代更替的倾力之作，也是她为新时代的中国乡村塑像立传的匠心所在

痕，感慨她们为生活奔波、为孩子辛劳、为活着挣扎、为尊严而忍辱负重的精神品质。

《芬芳》中的众多女性，幸福指数和命运走向无不跟她们所嫁的男人息息相关。在农村，美丽的女子出嫁后应该是被婆家待见的，可偏偏二闺女杨素芬就被丈夫抛弃了。在人人崇拜“商品粮”的年代，一张“农转非”的调令，既能改变一个男人的命运前程，更能调动一个男人的卑劣人性。杨素芬贤惠柔弱的外表下是一颗异常自尊的灵魂，面对丈夫的抛弃，她下决心离婚，和女儿相依为命，自此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她凭着自己的心灵手巧赚钱维持生活，女儿杨小秋乖巧懂事，杨家对她也格外照顾，大学毕业后在市里当了一名语文老师。素芬含辛茹苦供女儿成才，让孩子成为令前杨人羡慕的“城里人”，她是单亲家庭中坚强母亲的一个缩影，虽平平淡淡，但却自强不息，成为作品中一道清丽的风景。

《芬芳》30多万绵长的文字，承载着周瑄璞浓烈的乡愁，她对故乡倾注着无限眷恋，深情地描绘着乡村的过去、今朝和未来。中原大地上的每一朵女性之花，在她的笔下都鲜活质朴、可感可触。她们明净的人性辉光是对自然乡村真切的映照，也是农村女性群像在时代画卷上的真实呈现。作者在杨烈芳身上泼洒的笔墨浓厚而恣意。从辍学开始，一路奋力拼搏到人生赢家，清晰展现了一个农家女孩不向困境低头、追求理想生活、奋勇搏击的坚毅品质。

杨烈芳从母亲上吊那天起，就成了家里的小主人。为了供哥哥继续高考，她在寒冷中忍着饥饿，机灵地和顾客讨价还价卖红薯。更可贵的是，她遇事胆大、心细、脑子灵、嘴巴巧，辩个理管个事谁不是她的对手。劳动之余，她借好朋友琴琴的课本自学了初中、高中的全部课程。当哥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她也在一次县城招工考试中被录取。走出乡村的杨烈芳，在繁华的大都市搞销售、做物流管理、开饭店、卖玉器、做视频号、创办“人生旅途”网站等，一路摸爬

滚打，闯闯世界。杨烈芳在纷杂的大千世界中坚定了意志，成为杨家众多女性中最有个性、魄力和精神气质的一个，释放着强大的女性魅力。

小说之所以吸引读者，就在于它庞大的信息含量和丰富的故事。《芬芳》的枝条是繁茂的，香气是浓郁的，画面是缤纷的。但繁花似锦的背后，有命运的无可比拟，也含人性的贪婪无知，归根到底是自我认知的高低差距。

《芬芳》以时代变迁中中原女性的生存环境、成长背景和奋斗足迹为主要书写内容，原生态的乡村面貌、原汁原味的乡村土语、个性鲜活的乡村人物和随人而变的乡村场景，在其笔下次第铺展，缤纷呈现。它既是周瑄璞追忆乡音、回味乡愁、展现时代更替的一部倾力之作，也是她为新时代的中国乡村塑像立传的匠心所在。她通过《芬芳》为故乡发声，为农村留影，为时代奉献一首同频同振的“山乡巨变”曲。

每个时代都在以其特有的方式塑造着女性，一代又一代的女子立足现实，用坚毅的品质活出她们各自想要的模样。如今，走出乡村的女孩怀着赤诚的爱来反哺故乡，她们把繁华世界的新潮理念带回乡村，为它补充新时代文明的精神营养。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李佩甫先生在《文学的标尺》中的一句话：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沙盘。我们在周瑄璞精心构设的《芬芳》这块沙盘中，透视了一代代农村女性在不同的时代浪潮中，不屈服于命运困境，不屈服于生存压力，执着地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成长。更清楚看到作者在褒扬女性之花盛开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中把淡淡的隐忧寄付于文字背后。面对21世纪的时代巨变，当农村一望无垠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女性之花移居城市，那些曾经滋养慰藉一代代人的乡村文明，将以什么样的方式传承延续和繁荣振兴？这是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个命题。

（作者系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作协主席）

■评论

塑造出独特的“这一个”

——评喻军华的长篇小说《奔跑吧，马瑶》

□李朝全

小说的一大功能是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喻军华的长篇小说《奔跑吧，马瑶》的主人公是一个女孩。故事的主要情节也是关于这个叫作马瑶的女孩的身心成长历程，塑造了一个形象饱满而独特的人物。

小说的上半部分以男主角唐耀华为叙述者，聚焦唐耀华和马瑶在大学期间的爱恋纠结，展现了热情似火、渴望爱情的大学男生唐耀华和对爱情充满困惑、既渴望爱与被爱、又畏惧爱与被爱的女孩马瑶。在这一部分，马瑶是一个遇到真爱时却被动退缩的形象，性格的内在纠结和冲突明显。这个人物显然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她对于唐耀华的真挚情感欢迎还拒、欲罢不能，在进退两难中，既纠结又享受这份清纯的爱。于是，她选择了逃离和躲避，去云南支教、创业办幼儿园等，一再延迟或拒绝真爱热情的接纳。在这里，马瑶的摇摆不定和她的进退失据被展示得相当充分。小说主要围绕着大学生马瑶投稿的一篇小说《不一样的焰火》而展开。唐耀华因这篇小说而对马瑶心存同情，经历了从认同、接纳到热爱、执着的情感演变过程，这个过程让人感觉是可信的。而马瑶对待情感的态度也是可信的，因为这是一个有过曲折经历，身体和情感都曾遭受过创伤的女孩。艰辛坎坷的生活经历导致她扭曲变形了的心理及思维方式，她不敢爱，也不会爱、不能爱，在相当程度上似乎

丧失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小说呈现了马瑶沉溺在爱恋之中而不能的痛苦，她不得不转移自己的情感，她白手起家开始创业，创办幼儿园、设立教育基金，开展种种社会公益事务等，以求情感的转移或传递。在这一部分，马瑶无疑是一个爱情上“逃跑的新娘”，这与她在职场事业上奔跑的姿态、积极上进的开拓和逐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许，她正是希冀通过这种不断“奔跑”，通过上进、奉献、付出，通过创办幼儿园、奔马堂教育助学基金会等，来弥补内心真爱的缺失。

小说的下半部分《不一样的焰火》，与前半部分形成了“互文”，既是对上文中提到的马瑶投稿《不一样的焰火》的呼应，也是对马瑶“这一个”人物的剥开与剖析，揭示了马瑶之所以成为如今这样一个矛盾复合体的心路历程，堪称是“人物前传”。小说在这一部分以女主角马瑶为第一人称的叙述，描述了一个15岁的女孩突然丧失父母，与年幼的弟弟相依为命，执拗地步父母后尘进城打工、自强不息，独自养活两弟俩的艰难历程，特别是通过描写她当上服务员以后所感受到的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尤其是那样一种几乎可能丧失人格与尊严的生存，真实地揭示了一个努力朝前走的女孩扭曲变异的成长历程，尤其是在情感纠葛中所获得的另类成长。在成长过程中，她既受到

了深切的侮辱和伤害，也感受到了真诚的爱和力量。她不寻常的成长过程决定了其人格和性格的两面性与复杂性。

小说上下两部分实际上采用的是倒叙的方式。两部分内容汇合成了马瑶完整的成长历程。可以说，小说正是通过这样的叙述方式，引导读者翻开了马瑶这个“异样”女孩生命和心灵的册页，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真实感人的青春少女形象，总体基调有些感伤、怅惘。但唐耀华这个人物是能够让人看到希望的，他让人看到年轻一代的成长和对于生活的热爱、爱情的渴望，是一个阳光、上进的青年。

从整体上看，这部小说传递出年轻人积极、正面的奋斗精神，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真实可信的，同时也反映出青年一代成长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特别是像马瑶这样带有问题或遇到困难孩子的成长。她所遭遇的特殊的困难及其困境，以及如何走上健康的成长之路，亦引人深思。

小说的语言比较熟练流畅，但是在结构上似乎有些刻意为之。此外，除了主要人物之外，其他人物的描绘塑造也比较简略，故事不够完整，形象亦不够鲜明。期待作者能够在自己熟悉的创作领域深耕深挖，继续写出更为厚重、更有思想力度的小说。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部副主任）

■第一感受

诗是一己情感的表达，“情动于中而形于外”，便成为诗人们穿越古今的不朽吟唱。诗是时间的动情流淌，“歌诗合为事而作”，叠加了诗情的叙事使原本质朴的时空焕发出异彩的光泽。做诗人不易，须有诗心诗眼，方能长久地葆有洞穿尘世的创作活力。作好诗不易，既要站在思想的高点俯瞰尘寰，又要赋予文本适当的形式使之在世间流传。

王久辛诗集《蹈海索马里》在新时代的诗坛卓然出世，诗人以一以贯之的缘情写物手法，将时代风云与心底波澜融会笔端，实现了对既有创作风格的深化与升华，完成了又一次诗情的集结与诗格的蜕变。翻开诗集的扉页，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洁白的底色和简素的篇目，一如作者旧作《狂雪》中漫天皆白的雪花，纯洁而真挚、高亢而深沉。细读诗集的章句，回荡心头的依然是巍峨的长吟与雄强的壮思，一如作者旧作《致大海》《香魂金灿灿》中思想的鲸涛和灵魂的睥睨，绮丽而飞扬、优雅而崇高。与以往不同的是，诗集中对于诗意的追寻在时间与空间、内容与形式、历史与现实、感官与心灵的张力中得到了强化。在《蹈海索马里》中，我们会读到诗人对现实的追索、对历史的烛照、对心灵的叩问、对形式的突破和对传统的回归。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是诗人对诗歌精神的不懈坚守和时代风貌的赤诚礼赞。

诗集的第一辑多是历史与现实遥相呼应的军旅诗作，我们可称之为强军路上的金戈之声。开篇的《军号考》以军中晨跑“踏踏踏”的节奏连贯全篇，以军人步履的铿锵书写军号声调的嘹亮，虚实相生、奇思飞驰。以复歌的形式结构诗篇，本是古今中外诗歌作法的应有之义，这不仅源于诗歌歌曲一体的传统，更满足了接受者对于诗歌音韵节奏的审美需求。马雅可夫斯基如楼梯般盘旋的诗歌韵脚，《诗经》《楚辞》的诗句中反复出现的首尾嗟叹，都是这一传统的经典写照。《军号考》在接续这一诗歌传统的同时，又加入了诗人放大的感官和充沛的想象。在诗人的感知中，军号是森林中百鸟的合鸣，是大提琴低沉的苏醒，是响遏行云的王雷排空，是英雄心底相伴一生的震撼与激荡。诗人的感官在创作过程中是无限开放和拓展的，他可以听到水中游鱼的对话，可以捕捉风中花开的声音，这种感官的放大在作者第一辑另一首诗作《芦花白，芦花红》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当抗日烈士朱凡的身影出现在作者的诗眼之前时，“我觉得/湖岸上所有人家/都看见了/包括/湖中游戏的鸭群/水中漫游的翔鱼/即将收束的/最后一缕晚霞/悄悄/东升的月亮/都看见了/她笑容幻化的身影/一只白天鹅/或红喜鹊”。放大的感官使诗人更加敏感地觉察到历史人物的每一个心理表情和历史事件的每一处深刻含意，在纤细入微的笔触中结构出宏大永恒的主题：“汉奸/这是一个令人胆寒而又畏惧的耻辱/英雄/这又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精神境界啊。”同样的敏感在第一辑中《望着朱德元帅的眼睛》《窑洞欣赏》等诗作中也能清晰地看到。在前一首诗中，诗人写道，“魂/在地下蹿动/像地火在泥土深处燃烧/在他的眼里燃烧/一只凤凰从熊熊燃烧的火焰中诞生”；在后一首诗中，“浸入灵魂的感觉/使我看见/父辈当年轻锐的意志”。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尽最大可能采取灵魂摄人的方式去感知历史与现实，从而为读者呈现出一种现场感极强的诗歌体验。在第一辑的革命历史系列《霜晨月》《师长在黄昏时倒下》《青杠坡上的精灵》《极限的肉搏》和强军现实系列“飞鲨”在一群鱼的眼睛里翱翔》《金孔雀》《甜蜜的橙子》《蹈海索马里》等诗篇中，作者的诗眼从未在绵延的时空中缺席。随着一行行诗句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看到了英雄群体最为细腻的表情，也看到了英雄主义最为清晰的面容。因为细腻清晰，故而真切动人，我们甚至能触到诗中人物的脉搏，听到他们的呼吸，感受到他们心绪的起伏。这种由诗心的共情而触发的时空共振，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精神纽带，也是诗歌开启智慧、教化人心的必由之路。

诗集的第三辑多是诗人游历山河的触景之情和抚今追昔的怀古幽思，我们可称之为赤子云游的精神回归。这一辑诗作的题材是多元杂糅的，但我们仍能通过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和内在贯通的逻辑对之进行大体的把握，将之分为山水、时节、古迹、先贤四个主题。山水主题包括《岭上云游》《大地风骨》《一滴从上往下滴落的水》《月的湖，湖的月》《巴马的水》《湖畔夜眺》等诗篇。作者笔下的山，不仅有妩媚的丹青与缠绵的云雾，更有硬朗的轮廓和结实的棱角，它连接着天地，支撑着乾坤。“天开岳岳/雄襟万里/嶙峋峥嵘/苦难洪流”，山是大地的风骨，也是诗心的奔赴。“我只想和你岳岳天开的一寸筋/雄襟万里的半厘骨/我要把自己/融于这云水下的万重泥岩/吃劲地为你亿方丈的高耸/而尽我的终生”（《大地风骨》）。

如果说山岳是诗人头脑雄健的骨格，那么湖水则是诗人心中灵动的血脉。透过诗人笔下的一滴水，我们可以看到大江、大河、大海，甚至是一座城市和她的一代代创业者，这背后则是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寓意：“以渺小为伟大/向人们昭示一种生活的哲理/一种人的精神”（《一滴从上往下滴落的水》）。在《月的湖，湖的月》《湖畔夜眺》中，湖水和月光融为一体，月上的湖中红鲤游空，湖畔的月下江豚跃波，神奇的画面映衬着作者诗心的清澈和诗意的弥漫，也倒映出诗人心绪的宁静与思想的活泼。

时节主题包括《春天是一只竖起的耳朵》《时间考》等诗篇。春夏秋冬，四时代序，追寻和丈量时间最为诗意的的方式，便是在时节中追索岁月的足迹。诗人将春天喻为一只竖起的耳朵，以通感的方式将听觉与视觉、嗅觉、触觉等相互关联，用精妙的构思囊括往来古今的漫长时间，留给读者无限广阔的思考空间。古迹主题包括《建宁一碧穿南宋》《沂源考》《江布拉克的眼睛》《古都长安大年走笔》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关于长安的组诗。从初一到初五，诗人以极简的诗行对中华五千年的历史进行着巡看。长安是诗人的故乡，也是中华文脉的祖源。组诗的篇幅虽短，但打动人心的力量感却丝毫不减长诗。这其中蕴藏的是诗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领悟与回归。在以先贤为主题的《东坡的西子》《晨聆陈尔第凯旋进行曲》等诗篇中，诗人同样是“思接千载，神游万里”，诗作在形式上打破了东西中外的界限，在审美上却保留了东方诗学的独特神韵。

诗集的第三辑多是诗人格物起兴进而内求于己的考镜心源之作，我们可称之为人生路上的心灵叩问。如果用四组关键词来对这一辑的诗作风格或说是作者的心灵底色进行概括，最恰当的词汇莫过于纯粹、洁白、澄鲜、沉雄。纯粹是优秀诗人的共有特征，但王久辛的纯粹似乎又有着独树一帜的风貌，那就是他在创作中始终葆有的童心。在《安睡考》中，这颗纯粹的童心表现为对婴儿睡眠趣味的向往，“一个婴儿的睡眠所进入的时空才是真正的时空/没有概念/没有思想/甚至连色香味都没有/只有无限的睡眠和睡眠的无限/在时空里无限地蔓延。”以童心观照天地万物，便了无挂碍、一任自然，达到“观古今于须臾，抚天地于一瞬”的创作状态，即诗中所说的“像婴儿的安睡一样全不费吹灰之力/就凿开了人在文明发展至今的历史的/城堡之坚固厚重的城墙。”

洁白是作者诗歌中出现频次极高的意象，“绘事后素”，一切诗情的渲染都要以一颗素净洁白的诗心为基点，才能绘就异彩纷呈的锦绣篇章。在《克什克腾的白天鹅》中，洁白是无限的深邃：“天地白冷至银月的深处/继续着白/继续着冷”，洁白是无垠的安静：“极静/极净的极寒至荒漠/大地一派/银白冷冽的凛冽之美”。在《大觉山怀古中》，洁白是白/纯粹之白/巍峨的白/漫过了大觉山/漫过了至白之神圣/使所有的纯洁凝成了/极寒的冰之极顶/遂成就了/纯粹之至理”，洁白是无瑕节操：“白/白/洁白之操/乃情之极端的深奥/又寒于冰霜”。洁白的底色不仅衬托了诗作修辞的绚烂，也为诗人在诗歌形式上的突破创造了条件。作者的创作不再有预设的情感和固有的模式，只是在诗兴与世界相遇的瞬间，用极速流动的意识去捕捉电光石火般闪现的诗情，便足以连缀出令人心动和共鸣的篇章。

就这个意义而言，诗人在创作的道路上最终实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度主动和自由，也由此完成了诗歌格调的又一次跃升。不再拘泥于形式的诗作，造就了澄鲜而沉雄的诗风。在《我相信我进入了月光》中，我们看到了“月和光它们在一起纠缠/一直缠绕在我的心/并使我的灵魂有了花和香/月和光”；在《风声考》中，我们看到了“有风无声的美好/像鸟行不言的智者/博大/沉雄/渊深/浩瀚/且透明/纯净/高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正是王久辛在诗集《蹈海索马里》中带给我们的又一份惊喜而悠长的阅读体验。

（作者系诗评家）

诗到至美是天然

——评王久辛诗集《蹈海索马里》

□刘常